



東坡奏議目錄

第一卷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上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第二卷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上皇帝書

乞醫療病囚狀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乞罷登萊權鹽狀

論給田募後狀

第三卷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陳鑑

吳尚  
張誠一

沈起  
李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申省狀附

薦朱長文劄子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議富弼配享狀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申省狀附

乞留劉攽狀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論冗官劄子

辨誠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建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乞錄用鄭伏王旂狀  
薦布衣陳師道狀  
乞留顧臨狀

第四卷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卷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璪等

論特奏名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乞不分經取士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第五卷

轉對條上三事狀

論魏三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乞劄劄子

辨與王鞏劄子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薦何宗元十議狀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第六卷

乞賜州學書板狀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命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論高麗進奉狀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論役法差在利害起請畫一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諭葉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第七卷

乞開杭州西湖狀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應詔論四事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第八卷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乞擢用劉季孫狀

乞子珪師號狀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脩表忠觀及墳廟狀

第九卷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進軍鏐吳中水利害書狀 軍鏐書附卷末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銘

再乞郡劄子

乞將上供封椿斛斛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

乞擢用程遵彥狀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辨題詩劄子 奏狀附

第十卷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乞賜光楚寺額狀

薦宗室令時狀

第十一卷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認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論倉法劄子

第十二卷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乞罷轉般倉斛子倉法狀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乞罷宿州修城狀

乞擢用林豫劄子



乞博贈劄子孫狀

再論李直方補職功乞別賜恩恩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 第十三卷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上圓立台祭六議劄子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子前建元七年十二月劄子  
謂詰雜圖立六議劄子

奏馬激不當屏出學狀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謝宣諭劄子

奏乞增廣員舉出題劄子

申省議讀漢唐正史狀

### 第十四卷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 第十五卷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東坡奏議目錄

東坡奏議卷第一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上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  
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開  
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 仕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  
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 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

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  
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  
公卿待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  
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  
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  
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  
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曰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  
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心術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  
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以似求德行道藝之士。責凡

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  
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節。不率教者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行。為紛亂。以患天下耶。若  
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  
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用。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  
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  
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  
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  
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

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  
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  
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必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  
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  
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  
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  
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  
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刻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  
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不公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  
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

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  
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  
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  
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  
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  
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  
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  
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  
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  
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

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  
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  
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  
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  
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  
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  
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  
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是尚哉諸科舉取人  
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  
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

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負  
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  
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  
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  
不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  
俊良黜庸回摠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 陛下與二  
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  
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  
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  
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

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  
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  
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  
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  
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  
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  
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  
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  
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

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  
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襄  
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  
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  
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  
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  
知陛下不以踈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

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  
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  
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  
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  
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  
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  
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陛下  
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  
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  
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

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  
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  
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  
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  
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  
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  
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  
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  
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  
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

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  
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  
擡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 朝廷所  
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 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  
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刑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  
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 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  
之壅損 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  
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  
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  
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之

絕之洪故臣願 陛下將來 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  
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 約頃者 詔旨裁減  
皇族恩例此實 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  
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陛下惟當痛  
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 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  
哉非惟省廢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  
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  
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鵝鵲汴州刺史倪若  
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  
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 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



孟子推具二十事織絳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為  
罷之使 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  
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  
必不奉詔 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  
唐太宗明皇事 陛下竊音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  
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 陛下若赦之不誅則  
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 忍不為 陛下盡之若  
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

主府 官臣蘇軾謹昧萬 此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 軍言買燈事自知頃犯天  
或罪在不赦席禁私室以 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或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 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 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  
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 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  
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 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  
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  
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 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  
臣今知 陛下可與為堯 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

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以我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惟當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  
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  
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  
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  
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  
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  
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  
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  
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危民禦乎危也

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  
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  
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  
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  
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  
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無財則貧  
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道之災也其為  
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枉易喪志則孰敢肆  
其脅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  
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聚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

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誇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憂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

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  
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  
領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  
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  
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  
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  
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  
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  
家置一冢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  
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

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詎入  
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罔罟而入江  
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故臣以  
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  
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  
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  
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  
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  
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  
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

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  
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  
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  
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  
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  
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  
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  
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  
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  
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

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  
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  
大同乃底元古若遵多而從少則靜言而作凶今上  
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 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勦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  
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  
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  
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

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  
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  
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  
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  
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  
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  
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  
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  
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

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  
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  
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  
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  
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  
其意今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  
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  
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  
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

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  
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  
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  
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  
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  
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  
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  
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  
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

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  
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  
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  
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  
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  
如此自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  
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  
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  
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昏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  
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

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  
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  
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  
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  
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  
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  
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  
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  
也若彫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以危邦之陋風恐非太  
半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

嚴於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  
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  
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姦甚於  
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  
然至於所雇逃云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  
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  
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  
年應下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  
稅既兼之矣如雇奈何復欲取庸聖王之立法必慮  
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



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刑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而有里布屋粟大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

皆有故事君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異于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爾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 東南買絹

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充 朝廷既有著令職  
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  
抄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  
初揀刺義勇當時詔言慰諭明言未不成邊著在簡  
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  
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今決行果  
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  
自有贏餘何至與言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  
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  
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倍

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與之之際千斛在市物價  
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斛乞勺之  
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貨一斛則千  
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  
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  
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  
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  
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  
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宜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交易交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

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簿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左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

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躡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司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

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

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  
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  
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  
之蒙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  
寵勛之亂起故巨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  
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陛下富如隋強  
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  
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  
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  
而暴亡者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

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閏節  
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  
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  
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功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  
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也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  
故巨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  
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  
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  
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  
霸循吏也曰治道去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

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稅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蕩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取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之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

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疪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畜夫釋之馭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任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

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  
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  
張之倫若班爵遞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  
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况其  
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  
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  
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  
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  
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竦而欲以困中  
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

秦之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  
矣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  
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  
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力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  
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  
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  
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爲祿人所  
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  
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  
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

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  
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  
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折豪釐其間  
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  
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又次而得者何以厭  
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又已患之不  
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  
隘無聊利害相刑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  
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  
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

先次指射以酌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  
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  
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  
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  
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  
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  
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  
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  
而內重內重之未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  
有六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



弊我國家祖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以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惜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焉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

者物論沸騰起心讎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  
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  
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  
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  
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其未得之也  
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  
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  
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  
盧杞憂懷老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  
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

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正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  
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  
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言同如濟水孫寶有言  
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道哥  
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  
堯舜安得每事盡善道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  
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  
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臣非敢<sub>歷</sub>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

定任子條或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筆之  
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  
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共聞其誰不知昔禹戒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惡所豈有是哉周公戒成  
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  
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桀靈當時人君  
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  
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  
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  
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收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為此何哉臣天賦不愚篤於自信向者與  
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寬遂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  
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  
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下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  
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  
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  
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

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 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

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

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  
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  
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  
以感動 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  
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  
人也然猶未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  
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  
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  
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長惡一至於此近  
者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

賚實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追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比孟子所謂知  
兄臂之不可紕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  
取其二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此  
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以  
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  
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  
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  
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

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  
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  
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  
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  
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  
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  
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  
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下  
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  
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  
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  
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  
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  
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  
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立秦  
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 陛下  
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  
有六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  
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收

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志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柰與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 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

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惡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純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六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遊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

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息俯伏祈頌以待誅殛  
臣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東坡奏議卷第一



